

行走眉州(组诗)

□何军林

三苏祠

北宋离我很远
躲在千年之外的某个地方
比如一卷泛黄的史书中间

但眉山离我很近
似乎只有一首诗的距离
在春江水暖的季节
当一群鸭子从水面游过
当竹林外开出两枝桃花
我已经站在三苏祠的大门口

此时游人如织
却没人向里通报
我带着行囊和诗篇慕名而来
想拜访苏轼
还有他的父亲苏洵
还有他的弟弟苏辙

走进红墙环抱的中式庭院
那是荷池与小桥
那是翠竹与楼台亭榭
猜想苏轼和苏辙的童年
到底跟蛙鸣有关
还是充满苏洵的呵斥与教诲

穿过木假山堂、来凤轩
邂逅迷人的披风榭
打望溪畔东坡盘陀坐像
模仿苏东坡的样子
把飘逸的长髯变成一首诗
问一声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这样告别三苏祠
北宋依旧离我很远
我的诗篇还蛰伏在行囊里

瓦屋山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让自己和蚂蚁站在一起
看一幢瓦屋
看一张方桌
那样的高度和宽度
超出你的想象和预期

那个叫春分的节气

总是如期而至
杜鹃花开得姹紫嫣红
还有珙桐花
叫醒那么多鸽子
还要放飞多少白色羽翼

必须等待夏天
等待阳光背后的雨水
汇成一条河
从天空飞流直下
从屋檐向下坠落
让瀑布和彩虹一同进入画框

如果已经看见了云海
在某个清晨
在瓦屋山顶的象尔岩
你要坚信日出时的朝霞满天
坚信云海生辉
坚信这个清晨的别样幸福

乘风登顶云上瓦屋
在梦境和仙境中穿梭
恰如天上人间自由地切换
暂忘却这世间的烦恼
让任性和疲惫随风消散去
尽享如风如云般的自由与潇洒

柳江古镇

早就选定了这个早晨
背上简单的行囊
你已经出发
往洪雅县城西南方向
前行35公里
找寻古镇南宋历史印记
也就找到了今天的柳江古镇
还有杨村河与花溪河

柳江石拱大桥近在眼前
就在杨村河上面
当你驻足
让阳光覆盖
让一阵轻风吹过
你看见自己的倒影
和石桥融为一体

和古镇同时埋在水里

终于走进古镇中心
踏上石板长街
拐过一栋吊脚楼
你想找到一间木板房
打听南宋那些姓柳的亲戚
还有姓姜的兄弟
他们到底开的是茶铺
还是一家小酒馆

已经问过两百多岁的黄楠兰
也问过曾家大院的豇豆树
当夜幕降临
当细雨飘零
你正坐在望江客栈
听雨望江
那时的灯火很朦胧
那时的风景名叫烟雨柳江

黑龙滩

有人讲过川西第一海的来历
比你想象的要简单
没有神话
也不需要传说
这是一片人造湖泊
近似家门口摆放的盆景

应该从弧形大坝开始
从一块条石
到更多的条石重叠
你想猜出大坝的高度和长度
想说出巍峨磅礴
以及雄伟壮观这样的形容词

已经接近蟠龙岛
峭壁上雕刻的长龙格外醒目
还有蓬莱岛
正等着你赏花、观景和垂钓
三大湾说出最后的真相
所有的岛屿都会被湖水包围

在黑龙滩
陈大山高过所有的山峰
把报恩寺抬到天上
让湖水从三个方向涌过来

听暮鼓晨钟
看一群水鸟扇动翅膀

那就是湖区北部的太乙坝
把历史变成文物
把文物变成风景
把风景刻在临水岩壁
比如无头巨龙
比如唐代弥勒佛像和碑文

七里坪

爬过峨眉山
在金顶看过日出与佛光
你想告诉所有人
自己的旅行已经结束
却忽略了峨眉的后山
金顶身后
一直默默等候你的七里坪

那是另一种风景
躲在光芒背后
守着天然氧吧的名声
让一棵树悄然长大
让更多的树霸占天空
让每一片叶子长出氧气
让每一棵青草自由呼吸

那是另一种画风
从春天到冬天
先是开满山谷的杜鹃花
接下来是薄荷般的空气
层林尽染的彩世界
高山温泉和雪花纷飞
把四季打扮成最美的风景

没有隐藏更多的秘密
这里自带三分清幽
七分柔光
想象亲山近水
想象回归自然
想象禅修养身
想象一次漂流到天边

现在你已经醒悟
已经绕到金顶身后
渴望找到一条路直达七里坪

荣经:对远古与现实的顾盼(组诗)

□贾璋岷

颛顼广场

把一个迷茫的背影投射
光怪陆离的云絮
沉闷的黄卷躲躲闪闪
有道闪电镀着金边
洪荒的锋刃,划破了
滴过一连串冰冷的泪珠
串起传奇的刀光血影
还有,农耕的麦芒与稻穗
目光如炬,投向远方
遥远成弹指一挥的潇洒
莲花,就是潇洒的气息

云峰桢楠

每棵大树都是墓碑
镌刻着尖利的风
风吹过,树叶翻卷
海涛天风的躁动
心情,在白帆桅杆上飘摇
暮光被密林过滤
绿色留下,染亮
白帆来来往往的路程
一段伏笔的恍惚
就把程序走完
墓碑,拖曳出如歌的行板

鸽子花:森林明珠

我在栈道上张望。扑簌簌
一群群鸽子在身边翻飞
歌声如潮,透着绿色的音符
柔和的眼神饱满明媚

我一遍遍向自己提问
那年,跋涉在川西深沟的大卫
法兰西人惊艳的一瞥,如何凝固
森林里百年鸟鸣的清脆

穿透中西纵贯线的电波
空间转换,仍是那样的空翠
短暂分离,白兰鸽酿成的酒浆
共同在白云外举杯

没有一只鸽子会迷路
你明珠般曼妙清晖
投入到故乡的怀抱
中国鸽子花就是你家族之徽

美丽,永远不会终结
迷路鸽子,就是风雨无阻的回归
夜的霜,清晨的冷露
都是鸟巢,雏鸽取暖依偎

总会长大,就把希望投射
畅想未来的云蒸霞蔚
薄翼般的花瓣,翅膀的女孩
把怀念留给七彩的千山万水

砂器

火与土的纠缠
叹息也烤得发脆
滋滋的火苗,吞吐出
泥土的痛苦与欢快
亮丽出墨黑色的沉闷
轻轻叩响,笑声
就在陶器里盛满思索
那些关于裂变
关于升华,关于羽化
混沌成了一段记忆
记忆的深处
是对山川土地的回望

扫荡旷野的寒风
在敞开,像是词语为显现敞开
沉默在天空中处理乌云
易碎的雪花翻卷着落下
密密麻麻——我听到词无声的呐喊

那呐喊也来自青色的屋顶
来自睡梦人的土地
在那里,屋顶是土地隆起的嘴唇

那词的呐喊是在抗议遮蔽
还是呼唤雪花的敞开
敞开,翻卷的雪花在嘈杂词语
中敞开
渐渐地,词语中充满雪花的呐喊
最后的雪从词语中喷发

从醒来的白天看
积雪的屋顶聚拢言说后短暂的宁静
我看见清晨的阳光照射过来
青色的瓦开始无声地呐喊
那呐喊抗议冰雪的遮蔽
直到变暖的气候逐渐走来
那些屋顶再次选择天空
我看见一些词持续地黯淡下去

他们最后的撤退把屋檐下雨水的
喧闹
拉得又细又长

昨天的样子(组诗)

□黄元祥

快乐的每一天都是节日——给女儿

蓝色天空伴随朋友圈的话题而来
怎么样才会让这一天过得更像节日
起床时,我顺便看了看天气
但对于你
除了哭鼻子找妈妈的时候是坏天气
每一天都是你的节日

穿过拥堵的街道,嗅着清新的小雨
手握小时代的邀请
仍有人在橱窗外交迎
我们增大了吃货的弧线,每次
冲动都
变成统计数字的蠕动,时间过得
飞快
乐在其中的我们
被旋转的木马晃得哈哈大笑

吃了午饭,我们买了一堆的零食
执意让吃货这个词羞愧
为了挑选你的礼物,我们凝神注视
跟随的导购和她舌尖上小小的光环
有多少快乐混杂了我们对事物的
欲望,有没有返回简单的途径
然后单纯地说?不
至少你是这样做的,不

喜欢的东西坚决不,要

回家,你嚷着去安慰树下的雪娃娃
在小区门口,叫它不要想妈妈
但是你会想,你会想,你这么做时
瞌睡虫就会涌来,像海浪

拍打着礁石,然后欢乐退去
露出你倔强的可爱。时间慢了下来
我们跨过客厅里的儿童电动车
掏出手机,分享别人的精彩
才使应该过去的过去
“你们不停拨弄时间的加速器,
难道不能干点别的什么”
这事我还一直没有想过,临睡前
才记起这个日子为谁而设立
如我们经过道路的里程碑
但全没有纪念谁的意思

窗口时间

坐在中间,女儿从窗外带来一
片阳光
没有可以描述的
玻璃里面,除了那些熟悉的帷幕
像小时候玩过的蒙面迷藏
会有奇妙的念头萌生

你从形状上看到了我

一片雾气或其他什么
往里走几步,是昨天一无所有的
样子

再幸运一些,可能会有凉凉的触感
窗口时间,我,天花板上散步
一定坠落了什么下来

如果还认不出,我
或许太失败了,时间过于普通
你以为我们会在影片中才会碰到
那是看过太多电视剧的原因

我偶尔想起你,然后把你给忘了
看你道歉的样子,又想起了你
自从女儿出生,释放了新的身份
你就经常过来串门

我把这当成瞌睡遇到了枕头
并打算一直枕着,直到睁眼做梦
你越来越快乐,是受我的影响?
但我不能自证其说
这也是处处受限的缘故

你的女儿很可爱,谢谢
那也是你的前生今世

敞开或遮蔽

在冬夜,嵌在墙上的窗户